

名片与门票

邵毅平

在法国旅行的时候,我身上总备有名片。那不是交换用的,而是买门票用的。

每次面对景点的售票员,我总是先递上名片——记得英文那面朝上,然后是照例的询问:

“我是教师。门票可以打折吗?”

第一句我努力用法语说,以示对优雅的法兰西语言(其实是拉丁语的败家子)的尊重;第二句以下随便用什么语说,只要能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(是的,随便什么语!我曾遇到过汉语说得很溜的售票员)。

初次试水是在尚博尔城堡,那次完全是异想天开,不过是想开个玩笑。不料售票员“卖蛋母”(女士)一脸严肃,细细地研究过我的名片后,竟然爽快地回答“唯”(行)!

其实法国景点的门票一般都有打折条款,但具体适用条件却模糊得很,解释权完全在售票员手里。售票员各式各样,有“卖蛋母”有“卖靴”(男士),或年老或年轻,时胖时瘦,白的黑的黄的,懂英语的不懂英语的……听到我的询问,开头的反应都差不多,先是一愣,然后开始研究我的名片……然而后面的判决就各不相同了,就像形形色色风味各异的奶酪。

“教师?专业人员?可以打折!”

“打折?不,你甚至可以免费!”

“只有法国的教师才可以打折!”

“我们这里连总统也不能打折!”

……

每个判决下达之前,结果全然无法逆料,我只能惴惴等待,看这次运气如何。我仿佛觉得,每个景点的售票窗口后面,都守着一个普鲁斯特笔下的厨娘弗朗索瓦丝:“能办不能办,弗朗索瓦丝自有一部严峻专横、条目繁多、档次细密、不得通融的法典,其间区别一般人分辨不清,也就是琐细至极。”他们研究我的名片,决定如何判决,就像弗朗索瓦丝“足足端详了五分钟”马塞尔托她转交给妈妈的信,以便确定“应按她那部‘法典’中的哪一项‘条款’来处置”。我想起初战告捷的尚博尔城堡,同行的一位教师也递上名片,但“卖蛋母”却坚决地回答“依”(不行)。问她为何差别对待,她一脸不屑,表示没必要解释,也不接受上诉——是的,每个售票员给出的都是终审判决!

听到“唯”总是高兴的,听到“依”总是不快的,所以对我来说,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法国。一个是可爱的法国,也就是门票给打折的法国,领地包括但不限于:朗博耶宫殿、凡圣城堡(王室的亲切)、圣米歇尔山、圣但尼大教堂(教会的亲切)、阿宰勒里多城堡、希农城堡(贵族的亲切)、布尔日心雅克故居(商人的亲切)、普鲁斯特博物馆、巴尔扎克博物馆(文人的亲切)、地下墓穴(先民的亲切)……一个是可恶的法国,也就是门票不给打折的法国,领地包括但不限于:凡尔赛宫殿、枫丹白露宫殿(王室的傲慢)、荣军院(军人的傲慢)、沙特乐大教堂、布尔日大教堂(教会的傲慢)、昂热城堡、舍农索城堡(贵族的傲慢)、圣艾米利翁村(商人的傲慢)、司汤达博物馆(文人的傲慢)……

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法国驻华外交官员们看到了拙文,由于事关法国形象,于是赶紧向国内有关部门报告,要求对各景点的售票员紧急培训,重点是要求他们统一口径,也就是在看到递上的名片时,对我的打折要求一律说“唯”。

如果我美梦成真,那么下次我造访法国时,两个法国就会统一成一个,也就是可爱的法国,其意义应超过当年两个德国的统一。



松雀图 (中国画) 马伟林

今年元旦,收看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一个年度优秀主持人颁奖大会。颁奖嘉宾由获奖者自己指定,是这次大会的创新之处,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当属新闻主持人臧熹。他在请出昔日的当家主播李培红后,讲出了隐藏已久的心里话——臧熹刚进上海电视台时,常常思念家乡,更希望能把父母接到身边住上一段时间。作为臧熹的部主任,李培红看出了他的心思。中秋节马上了,她在不露声色的情况下,把臧熹的父母接到上海,给了小伙子一个极大的惊喜。

“第二年,我的父亲就去世了,如果没有培红姐,我将永远失去这样一个与父母共度中秋的机会,留下终生的遗憾。”臧熹说,“后来,培红姐到我家乡出差,还特地绕道去探望我的老母亲……”

臧熹的叙述没有一丝煽情的成分,我的眼睛里却有些发潮。

我翻开了读书札记中录下的另一则相同类型的故事。

这是2003年姚明结束国家队征战亚锦赛返回休斯敦的第一天。当时,姚明加盟的休斯敦火箭队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加尔

维斯顿训练,所以他压根想不到会马上见到自己的主教练。然而,当姚明与科林前往休斯顿当地医院做例行体检时,突然看到台阶上站着一个秃脑门的小老头。“那不是主教练

你拿什么感动我

赵荣发

范·甘迪吗?”正当姚明惊讶不已时,那个小老头已经走到姚明跟前:“旅途辛苦了,我们正等着你加入呢!”

说完这句话,这个小老头就踏上停在一旁的座驾,返回加尔维斯顿训练基地去了。又是一个半小

时的路程。这位火箭队上赛季刚换任的主帅开了三个小时的车,就为了当面向姚明说出刚才

的两句话,而姚明说:“其实,他是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。”

我们是否也知道呢?不,不是姚明的电话号码,是你的下属或者朋友的,因为知道,就省却了这番路途劳顿。

翠谷空幽,雾岚缥缈,风轻云淡,花香鸟语,一对情哥情妹隔山对唱:“水中鸳鸯戏水追,花丛蝴蝶翩翩飞。情哥情妹一对对,相亲相爱心相随……”无数遍想象过这类浪漫的美景

灯味斋吟草

陈铭华

新春口占

行吟乘兴上江楼,草木生春绿九州。
极目关山催骏马,知时好雨涤千愁。

夜读偶成

青灯有味放翁诗,夜读书香剪烛时。
文运千秋承一脉,新裁续作慰朋知。

曹可凡是做电视访谈节目的。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电视行业中都是闻名的人物。

现代媒体中的访谈节目,以怀疑审视的态度提问受访者,甚至以使受访者出乖露丑作为节目或主持人晋级成功的情况,屡见不鲜。人咬狗才是新闻。大家都要吃饭,没有负面,怎么显出我的高明呢?不显出我的高明,怎样卖报卖杂志有好的高的收视率呢?这种规则早已成为今天社会态度的一部分,见多不怪了。

奇怪的倒是曹可凡。

这个永远衣冠楚楚,笑容可掬的上海人,永远让我想起上海旧时代的大律师或者名牙医,我太太陈红说,曹可凡具有国宝大熊猫的品相。我说不对,熊猫哪有曹可凡那一头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呢?既是做访谈,栏目取个什么名字不好,偏偏叫作《可凡

倾听》——明告诉你“我是来听您说的,您别把我太当回事了”,上来就把你的戒备解除了。其实他是饱学之人,每次采访所作的精心准备,都在提问中一流露出来,让你惊讶。就像在北方吃面,一口下去,就知道这面揉了多少时间。他

是和棋, 却仍漂亮

陈凯歌

从不问唐突的问题,就像有手艺的厨师决不会油还不热,就把菜扔进去炒一样。他的每一问,都一定让你觉得舒服,舒服了,你自然也就甘心就范了。他不是不问尖锐的问题,问的时候,你却能感受到他的善意和关切。这就不仅让你乐于回答,而且不知不觉用心回答了。一用心回答,你就“千江之水,一泻而出”,或者干脆成了一派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佳境,这个节目怎

么会不好看,不好听呢?一旦主客双方以心相见,心是真心,话是真话,当然对观众就带来了益处。

听下棋的朋友说,不会下棋的人,终究是赢不了。曹可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访谈中下和棋的人。他以平等心善待对方,又因善意而得到对方的信任,所以他的棋是和棋却仍然漂亮。

究竟他是因为有了胖胖圆圆的脸,诚心诚意的笑和上好的人缘而后形成了他的访谈风格,还是因为风格的需要而成就了胖胖圆圆的脸,诚心诚意的笑?不得而知,可以知道的是,他接通了老上海白相人“刀切豆腐两面光”的传统,又乘着如过隙白驹的时代潮流,顶着“可凡”的名字,在谦恭的“倾听”中,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

十日谈

倾听的背后

人生各有自己AB面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川派恐怕要算古琴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流派了,然而要细究起来,大约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,毕竟川或蜀所代指的地域范围,远比虞山、广陵、九疑要大。隋唐琴人赵耶利曾有“蜀声燥急,若急浪奔雷”的说法,倘若以整个蜀地来论,只要是四川籍的琴人,弹法又“燥急”的,多半都可以归入这个流派。也有一说川派又名蜀山派,不知与修仙练剑的蜀山是否有关系。

四川籍的琴人却也真的不少,最早出名的便是司马相如,当时虽未有立派的说法,或者可看做其先驱。之后不得不提的便是“大名垂宇宙”的诸葛亮,他“空城计”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。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,这一回叫做“马谡拒谏失街亭,武侯弹琴退仲达”,其实退敌靠的是“空城”之计,而非“弹琴”之功,而且小说中只写了孔明“披鹤氅,戴纶巾”的弹琴样貌,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到了电视剧里,“弹琴退敌”的作用就夸大了许多,司马懿不仅饶有兴致地细品其琴声来,还能说出诸葛亮是志在“沙场”,还是志在“山涧”,甚至下令退兵也是因为惊闻他“知音”的弦断。从理论上而言,在城外能听到城楼上琴声的可能性并不大,倘若真能弹琴退敌,那川派的琴技足可以独步武林了。

在虞山派兴起之前,大概琴坛上一直是由川派占下半壁江山的。而且蜀地的听琴名匠辈出,先是有隋代的蜀王杨秀“造琴千面,散在人间”,被称为“蜀王琴”。到了唐代,四川雷氏家族又成为听琴史上无法跨越的巅峰。“雷氏”出品,必属精品,后人称雷琴“按若指下无弦,吟振之则有余韵”,被奉为稀世之珍,更使得四川成为琴家聚集的宝地(这也让我怀疑川派琴人是最早的“器材派”)。金元时期的耶律楚材虽非蜀人,也未称自己是川派,但他最为欣赏和极力主张的就是“如蜀声之峻急,快人耳目”的苗秀实弹法,是故他与苗

秀实际上也可算作广义的川派琴人。

结社立派的风气大概要到明代由虞山派首创,之后湘、蜀名家才纷纷“派拟虞山”。明确打出“川派”旗号的是清末民初的张合修,据说原本在青城山上做道士,而后悬牌授琴,弟子众多。张合修的代表作是《流水》,这支曲子号称是春秋时俞伯牙弹给钟子期听的,但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的《神奇秘谱》。据今人所编琴史资料的分析,《流水》的前身是唐诗中记录的“三

峡流泉”,至少可以上溯到魏晋。倘若果真如此,那《流水》与蜀地的关系可谓深厚。此曲原本传谱众多,张合修在古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,最大的特色是加入了七十二个滚拂,将水势渲染得惟妙惟肖,使得不懂琴的现代人也能听出“志在流水”的意趣来。因为张合修所编的琴谱名为《天闻阁琴谱》,因而这一版的流水又被称为《天闻阁流水》或是《大流水》《七十二滚拂流水》。

此《流水》堪称川派的“镇派之宝”,并成为近现代最流行的古琴曲目之一。裴铁侠《沙堰琴编》中称,“《天闻阁流水》艳称海内,琴家每以不得其传为恨,或有云其先人曾亲受学孔山(张合修)者,自藏钞宝而秘之。”且“蜀声”本就“燥急”,正利于表现水流奔腾而下、一泻千里的气势,故听《流水》不可不听川派《流水》,而直到如今,最流行的《流水》版本也是张合修的传谱。

江湖名号:川派(蜀派)
祖师:张合修(孔山)
琴风:燥急
名曲:《流水》《醉渔唱晚》《普庵咒》《孔子读易》等
名家:吴淞阳、顾玉成、喻绍泽、裴铁侠、顾梅羹等
秘籍:《天闻阁琴谱》
下一回:南雁北飞九疑派



金石寿 徐庆华

